

李献平教授治疗皮肤病经验浅谈

● 邓亚楠¹ 指导:李献平²

摘 要 李献平老师在某些皮肤病的诊疗过程中积累了较丰富的临床经验。其辨治思路为:泻肺热亦注重宣降肺气;健脾胃与清湿热巧妙结合;祛火毒散瘀血时凉血为先;滋肾阴补肝血与疏肝同行;化痰祛瘀清热三者并用,通过调理脏腑机能,由内而外治疗各类皮肤病,展现出其独到之处。尤其是运用虫类药通经络止瘙痒的临证经验别具特色,临床获效显著。

关键词 皮肤病 治疗经验 李献平

李献平教授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、主任医师,研究生导师。李老师从事中医临床、方剂教学和科研工作二十余年,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,丰富的临床经验。尤其对某些皮肤病的病因病机见解独到,对其组方用药得心应手,且临床疗效显著。笔者有幸跟随老师临证学习,受益匪浅。现将其临证治疗某些皮肤病的经验作一总结,以飨读者。

1 清肺热,通大肠,不忘肺之宣降

肺主表,合皮毛,外邪袭表,肺失宣发肃降不能驱邪外出,使邪郁于表,是多种皮肤病的主要病机之一。李师认为肺为风邪所伤,郁久化热,溢于肌表而发为痤疮、风疹等病。故治疗多以桑白皮、地骨皮等仿泻白散之意清泻肺热、发表散邪。而肺主宣发肃降,与皮毛之开阖相应,宣发则皮毛开,肃降则皮

毛闭。为此,调整肺之宣发肃降有助于恢复皮毛的正常开阖。李师在治疗皮肤病时,常施以桔梗配杏仁或桔梗配枳壳等药对,取其一升一降,宣降肺气以司开阖,这对提高皮肤病的疗效大有益处。《灵枢·本藏第四十七》中:“肺合大肠,大肠者,皮其应,……肺应皮。皮厚者,大肠厚,皮薄者,大肠薄。”肺与大肠相表里,肺失清肃,津液不能下达,大肠失润,传导失常,腑气不通则肠道糟粕停滞于内,郁而化热,两邪相加,使病情加重,故治疗时李师不但注重肺之宣,且倾力于肺之降,保持腑气通顺,使热邪有所去处,正所谓六腑以通为用,通则邪去,邪去则正安。故患者有大便干燥,数日不行者酌加生大黄导邪热从大便而解,即使无便秘亦常用土大黄、火麻仁、杏仁、桃仁等药通导大肠,其目的是有利于肺之宣降。

2 健脾胃,清湿热,使二者相得益彰

脾主运化水湿。脾胃健运,水湿得以输布运化则避免酿湿生痰。反之,患者饮食不节,过食辛辣肥甘厚腻,伤脾生湿,湿热上蒸于肌表则发为皮肤病。如中医之湿疮,尤其是浸淫疮,往往是脾虚失运,湿热浸淫所致,不仅皮损潮红、瘙痒无休,且抓后糜烂溃破、渗液流出。李师治疗此类疾病特别强调健脾胃、清湿热二者并用。常以炒白术、怀山药、莲子肉、茯苓、炒扁豆等健脾胃以杜绝生湿之源,另以车前草、大豆卷、滑石、泽泻清湿热,利小便以消除致病之因。两组药物同时使用,往往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对于某些慢性湿疹,纵无液体渗出、水湿浸淫,但具脾虚湿热之征,李师也常同选上述两类药物,亦可收到满意疗效。

3 祛火毒,散瘀血,常常凉血为先

外感火热毒邪或内有湿热郁

• 作者单位 1.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2009 级方剂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(100029); 2. 北京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(100029)

火,导致血热炽盛,火势上蒸,郁阻肌肤,发而为病。火热毒邪郁于局部,热盛伤津而致血瘀,经络不通,病久入络结聚成块。临床常表现为颜面肌肤紫暗,色素沉着或结节瘢痕。李师常用清热解毒之野菊花、金银花、公英、地丁祛除火热毒邪,以活血化瘀之桃仁、红花散其瘀血。与此同时,李师更重视凉血药的使用。李师认为颜面疮痈如痤疮等病与患者平素喜食辛辣、青春期生长旺盛、性情急躁等因素密切相关,而这些因素常可导致患者血热。因此,先行凉血是李师常见的诊疗思路。临床不仅用丹皮、赤芍凉血散瘀,亦用丹参、生地养血凉血,更用大黄、土大黄凉血泻下,在凉血的同时,使火热毒邪从下而出。

4 滋肾阴,补肝血,每每疏肝并用

中医认为肝肾同源,精血互生。肾阴充则可资助肝阴涵敛肝阳,使肝阳不至过亢,维持了阴阳之间的动态平衡。反之则“水不涵木”,肝阳上亢,肝经郁热,失于疏泄,久而气血瘀滞发于肌表而为病。因此李师每于滋补肝肾时,常不忘疏理肝气。例如女性痤疮多在经期前后皮损加重,使痤疮随月经周期而发。此责之于肝为冲脉之本,肾为任脉之本,肝肾阴血不足则冲任失养^[1]。且经期前后情绪常易波动,肝气易于郁滞。李师临证常以滋补肝肾,疏肝清热,调理冲任为法。多用女贞子、旱莲草滋补肝肾;熟地、白芍滋养肝血。肝体阴用阳,滋补肝血有助于肝主藏血,疏肝清热有助于肝主疏泄。为此,李师在滋补肝肾之阴的同时亦注重疏肝理气药的使用。常用药对有四:(1)防风、薄荷。少量防

风、薄荷既可疏肝理气,又可解表疏风,可谓一举两得,是李师治疗皮肤病患者兼肝郁的较常用药对。(2)白梅花、玫瑰花。两药一走气分一入血分,白梅花善疏肝气,玫瑰花善理肝血,二药相伍也是疏肝理血的优势配伍。(3)川芎、郁金。均为血中之气药,能深入血分疏理肝气。治疗痤疮色紫黑时李师常擅用此药对,以活血行气。(4)川楝子、炒栀子。二药为疏肝泻火之品,川楝子泄热,炒栀子散火,二药相伍用于痤疮疹出色红,往往可收泄热排毒之功。由此可见,李师在滋肾阴补肝血之时,对疏肝理气药的使用颇具独到之处。

5 化痰凝,散结滞,用药独到

肺失宣降、脾失健运均可导致津液输布失常,水湿聚而成痰,痰凝肌肤,则可发为结节肿块;痰化为脓,则皮疹顶部出现脓点。因此,李师治疗此类疾病十分注重化痰凝、散结滞药物的使用。若疹出色红,结节成块按之较软,李师常以夏枯草、玄参配浙贝母清热化痰、消肿散结。若疹出色不鲜红,肿块较硬,脓头明显,李师常以半夏、白芥子加皂角刺温通化痰、消肿排脓。但皮肤病往往多痰、热、瘀三者相互交结为患,仅泻热则痰郁不散,仅化痰则热郁难除,仅活血则痰热不消。故治疗时化痰清热、活血祛瘀亦应综合使用。李师依照此原则,在化痰的同时,常选用三棱、莪术、皂角刺破血行气、软坚散结以治瘀血停滞、结节成块;生石膏、知母清肌腠之热,治疹出色红;赤芍、丹皮清热凉血散瘀,治云片状斑疹。由此可见,李师在化痰凝散结滞的用药方面,一则注重化痰药的寒热属性,二则强调化

痰、清热、祛瘀三者并重,不可偏废。

6 通经络,止瘙痒,虫药必备

“邪之所凑,其气必虚”,若患者素体禀赋不足,肝阴亏虚,或病久伤正,复感风邪外袭,内不得疏泄,外不得透达,郁于肌表腠理发而为病。“风为百病之长,善行而数变”,行走于肌肤腠理之间,如蚁走感且周身走窜,即所谓风邪所致之瘙痒。因痒之感似风在皮肤间穿行,故古人治痒多以祛风为主。李师在治疗风疹瘙痒方面极善用虫类药。患者皮肤干燥起屑、瘙痒难忍,李师在养血润燥的同时常加乌梢蛇、蝉衣、地龙祛风通络止痒;若疹出色红或成云片状斑疹,李师在清热养血凉血的同时亦加僵蚕、蜂房散结祛风止痒;若瘙痒剧烈。终日不休,李师常选全蝎、蜈蚣、羚羊角粉祛风止痒止痒。李师认为瘙痒重症为内风极盛,必须加大平肝熄风药的力度,此时选用全蝎、蜈蚣、羚羊角粉等息风止痒药往往可收满意疗效。

7 病案举例

朱某,男,25岁。2010年9月27日初诊。面部痤疮样红疹5月余,以两腮下颈部较为集中,皮疹色红,间有结节囊肿,微痒,大便偏干,舌红,苔根黄腻,脉弦滑。辨证为:肺胃郁热,痰凝血瘀。治以:清热凉血,祛湿化瘀。药物组成:升麻 12g,葛根 12g,赤芍 20g,丹皮 15g,丹参 30g,僵蚕 15g,夏枯草 20g,浙贝 20g,皂角刺 15g,三棱 15g,莪术 20g,地丁 20g,野菊 20g,公英 30g,板蓝根 30g,蜂房 6g,苦参 20g,元参 30g,白鲜皮 12g,蝉衣 15g,生大黄(后下)3g。每日1付,

水煎服。嘱其注意饮食禁忌。服药 7 天复诊,局部红肿样皮疹减轻,未见新生,大便偏干每日 1 次,前方生大黄加大至 6 克,继服 7 剂复诊,皮疹未见新生,陈旧性结节样红疹变小,色渐淡。继服 2 月余,随诊基本痊愈。

按 本患者为肺胃郁热,痰凝血瘀所致。患者平素饮食口味偏重,喜食辛辣,饮食不节日久伤脾,脾失健运则水液输布失调,水湿停聚于体内化热生痰上犯肌肤,形成痤疮。痰热郁于肌表,久则必然阻滞经络气血运行,造成血瘀。故治

以清热凉血,祛湿化痰。方中升麻、葛根清热解表透疹,其性轻扬升散,可引药上行于头面;野菊清热解毒,其清热泻火、解毒消肿力甚,为治外科疗疔之良药^[2];板蓝根、地丁、公英清热解毒;元参、丹参、赤芍、丹皮性寒,清热凉血之中善于散瘀消痈;夏枯草、浙贝清热化痰,散结消肿;皂角刺可增强散结消肿之力,且可攻坚破瘀;三棱、莪术破血行气,消积止痛,莪术既入血分,又入气分,三棱、偏于破血,莪术偏于破气,二者相须为用,

对于气滞血瘀于面部的瘢痕结节疗效颇佳;白鲜皮、苦参清热燥湿;生大黄泻热通肠,凉血解毒,使湿热之邪从下而出。全方有升有降,有清有散,调理气机,理法相应,临床获效显著。

参考文献

- [1]李 敏,李红毅.范瑞强教授治疗女性痤疮经验简介[J].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学杂志,2009,8(3):160.
- [2]高学敏.中药学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2:131.

名医故事

孙一奎便方治难症

孙一奎是明代著名医家,号“生生子”。他一生治愈不少疑难重证,深受群众的爱戴。

明末年间,在孙一奎行医的一带有户贫苦农民,其妻产后失养,患上“子宫下垂”病症。她坐不成,睡不适,痛苦异常。邻居们非常同情她。一天,大家为她请来一个所谓的女科医生。这医生简单地看了看,开口说:“你这病治起来并不难,不过,要吃一百帖‘补中益气汤’,每帖需人参三钱,服满二斤,病才会痊愈。”农民一听,面露难色,说:“我家日无隔宿之粮,夜无御寒之被,哪有钱吃人参啊!只好听天由命了。”病妇也淌下辛酸的眼泪。

名医孙一奎凑巧从这里路过,他十分同情这位妇女,径直到了病人家——那时请一位医生的出诊费高得吓人。孙一奎仔细地检查病人后,转身批评那位女科医生:“你怎么可以强人所难呢。病人明明穷得连锅都揭不开,哪有钱吃二斤人参?医生应该首先替病人着想。再说,这位妇女的病并不是气虚引起,你为何开出百帖人参处方,难道你认为处方昂贵就能显示出医生的本事么!”他越说越气愤,那人灰溜溜地走了。孙一奎对农民说:“我有一个单方,用不了多少钱,三、五天后就能见效,不妨试试。”

病家久仰孙一奎的大名,现在见他主动上门治病,分文不取,乃破涕为笑,忙请孙一奎开处方。孙一奎让农民从地里割来二斤韭菜。煎取浓汁倒入盆中,再搞来一块二斤重的生石灰,投入盆中,持石灰溶解时发出的“啦啦”声刚过,便滤去灰渣,让病妇乘热坐到盆上,先熏后洗,并用韭菜揉搓患部。坚持三日,农妇的病便慢慢好起来。

乡里人得知农妇恢复得这么快,都非常佩服孙一奎的高明医术和高尚的医德,并把治愈那位病妇的处方叫做“赛百帖人参汤”。

(摘自《趣味中医》)

悦读《中医药通报》 感受中医药文化

欢迎订阅(邮发代号:34-95)